詩經說約

詩經説約卷之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

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郃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孔疏　禹貢雍州云、荊岐旣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疏義　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

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周公之詩○不入於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於豳○周公未嘗治豳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繫○特以七月之故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豳○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閒○豳者公之釆邑也○豳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輯錄通釋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即今邠州、豳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京兆府、

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通解元成劉氏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於雅矣。

麟按鄭譜疏。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則是武王八十四始生成王也。然後疑太公以大老歸周。後不應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亦不應以七十之年。始納公女為元妃。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王既以八十四生成王。至九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立。止得十歲。而史家頗言成王嗣位。

年十三歲。豈自其免喪後言之也與。周公作詩戒王而謂之豳風。此誰謂之者邪。公謂之耳。則豳風者當公自立之名號。爲最古。他國或反因此而例稱。不當曰公詩無所繫。以七月之故爲豳也。疏義說雖載前疑。頗未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

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

　　虛字循觀漢○免文氣絡○解

　　一○片

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蘇傳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大火寒暑之候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觱發十二月寒觱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豳土晚寒正月始修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

於是田畯來而喜之○不違矣○

呂記孔氏曰、心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中、大暑退、○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

其歲功○未易集也○
嚴緝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歲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令曰、詩經皆夏時○○疏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耓○敕○丁○反○句○音溝○○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令曰、繫辭云○斵木為耜○揉木為耒○○孫炎曰、饁○野之餉○○李氏曰、郤缺耕於野○其妻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

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畝○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

疏義 衣言授者○家長以授家人也○二之日言二陽之月之日也○詩主詠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輔氏曰、無衣無褐○見其慮事之豫○于耜舉趾○見其幾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愚謂先時而有備○及時而盡力○盡人衣食之計○蓋如此○

輯録 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

酉月而慼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日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邠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廬陵羅氏曰、諷誦。謂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西山真氏曰、國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知小民

之依。不敢康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通解此章總爲綱。言衣食之豫。下七章是細節目。卒歲分。上言衣之豫。下言食之豫。涯內始字。猶云端也。言衣之始。食之始。循言發衣食之端也。終者竟言之也。不可以此爲始事。下作爲終其事說。

六帖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饁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之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忠厚立國。即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爲此詩者。可謂深於立言矣。○顧東江講義發云。無風猶可言也。栗

烈云○○有○風○不○待○言○也○時義中亦有此解順之語○先輩風流可尚○古義衣則言其授衣之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耕田之初○而未及其後○此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月以至四之月○循序敷衍○更復渾成○此所以為化工之筆也○

觱發栗傳○火叶虎委反○衣叶上聲○發叶方吠反○烈叶力制反○褐○叶許例反○歲○叶滿彼反○魯詩世學○火叶許里切○衣叶言里切○發○叶方以切○烈叶力以切○褐叶許里切○歲○叶民以切○是以通章為一韻也○而六帖獨欲作三換韻○火衣一○發烈褐歲二○趾子畝喜三○據字書火叶虛委本音燬火燬也○物入中皆燬壞也○則

衣上聲當讀如倚。理得相叶。而發。烈等自爲入聲。不必彊爲相從邪。衣讀如倚者。照第三章七月流火叶八月萑葦尤可見。與第二章亦俱第三句即換韻。又疏義大全本俱云。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則六帖亦未嘗無所本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

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呂記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嚴緝傳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輯錄通釋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

六帖此章重治發不重末二句末二句不過因治發而換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來作者於體物敘事之詩到結局處往往題外生意以為警策蓋祖述於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美未盡讀者領略此旨便想見古人才情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至如公子娶于國中責家力於蠶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堙沉殊可笑也○女心二句情真意切絕妙好詞章法神品

古義女心傷悲○猶云惻然動念也○

解按此章亦三換韻○首二句焰前叶引起○下春日載陽至柔桑為一韻○春日遲遲至同歸為一韻○集傳庚叶古良反○行叶戶郎反○是也界畫只依韻腳為轉折從來說家分截牽對者俱非是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斧、隋銎戕、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鵙、伯勞也、績、緝

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〇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孔疏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葸、騂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蒹葭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為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惟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

皆戕毀也、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称狸云為公子裘、與此同、

呂記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

嚴緝補傳曰、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桑樹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斯以伐

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
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為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樹之低
小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
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
有未出者故同采蘩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
之小者大樹既條亂之小樹又待亂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
亂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
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
月聞鵙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言為公子裳

者不敢言爲豳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豳民禮義之俗如此○

女桑小桑樹也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壻之

疏義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定其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二說皆當集傳治蠶之月正用其盡而訛或引月令而專指爲三月則拘矣○斧隋銎隋音妥圓也銎音穹斧斤受柄處也

「輯錄隋圓而長

「大全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銎斧孔也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

「通解」末句言裳而不及衣○取其韻之便也○

「六帖」令歲之蠶事已成○而收取萑葦以為來歲之用○至於來歲而採桑飼蠶○復繼往歲之功○益緣蠶桑是其歲事○故一年捱一年○次第相承○常常如此○無有休息也○蠶月四句○重畢○取意○不○重○愛○養○意○奉上○勿○泥○禦○寒○將為視朝○視朔○燕服○增服○之用也○此是勸民愛上之誠○不要說布縷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之意○若曰感恩圖報○則是煦煦之恩也○而愛亦淺矣○

「古義」孔穎達云、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

至而鵙鳴、可續之候也、

麟按前章之七月流火據未然言之三月時也此章之七月流火據已然言之八月時也至首章則是實敘又不同味語氣當爾○此章四換韻火虎委反叶至叶葦一也引起桑斯揚桑二也言蠶鵙疏義大全圭竟反叶續三也言續黃陽裳四也總承群韻轉折更有條理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

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貂、謂往取狐貍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孔疏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

是其事也○

嚴緝蔞令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蔞感之而早秀○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五行皆胎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曹氏曰、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益有漸也○

疏義七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於五月、張子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輯録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為蘀、黄氏曰、落與隕字之義何別○當來說文之意乾葉為蘀○

通解上四句皆以時言不重物上武功指田獵凡事涉衣冠俎豆皆文事涉干戚弓矢皆武功田獵必用弓矢故以武功言不必依注疏大全謂不忘戰也纘字承于貉言之蓋一時之狩不足以禦一歲之寒故再事以繼之獻豜亦就禦寒說故曰終無褐之意或疑豕皮不可以為服況獻於君殊不知此乃野豕遼東人至今猶服之矧豳時去上古尚近而地去西戎非遠俗朴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特獻豜視為裘較輕於注曰亦愛其上之無已耳周禮中冬教大閱豈不與其同語相表裏然此致太平之大典既王後禮也豳人方鄰戎狄以立國未

必如此○豈亦因之加貴飾以爲異目之王禮與○
「麟按」字林云○貉似貍○善睡○其子名貆○球云○禮無貉裘○唯孔子狐
貉以居○明貉賤也○六帖云○貉○狐屬○出則爲狐之導○朱豐城以爲
貉賤而狐貴○是也○貍○似貙而小○有文彩○則狐○貉○貍本三種○粂傳爲
謂于貉往取狐貍者○從毛傳耳○鄭箋則固曰○于貉○往博貉自爲
裘也○狐貍以共尊者○已甚分別矣○麟此編無一歟與然陽戾○但
以聲韻論轉折○則此章蔓○蜩○爲一韻○獲○韡○貉○爲一韻○貍○惡○爲一
韻○同○功○從○公○爲一韻○裘叶貍者○渠之反也○則○以○于○貉○句○帶○隤○韡
其○韻○未○轉○而○遞○連○下○二○句○爲○一○事○其○可○乎○故王氏曰○隤韡○則烏

獸氄毛於是可以取皮孔疏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
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連斷並俱有說雖下私縱
公新亦取兩焰而非突然也〇陸佃埤雅云、詩一之日云云、言
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周
官所謂祭表貉、即此于貉是也、則雖從毛氏解亦如此、直曰貉
狐貍也尤覺牽混難說

〇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
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鄭箋曰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

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孔疏 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牖。墐塗荊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函人又告妻子。言已穹窒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歲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也。

蘇傳 蟄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呂記 孔氏曰、穹窒墐戶。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

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

嚴緝 山陰陸氏曰、斯螽、江東謂之蚱蜢、莎鷄、絡緯也、蟋蟀、促織

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
「通解」穹訓空隙者、空、穿孔、隙、罅漏也、空、音孔、二句自是四件、改
○歲不可以三正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改耳○亦猶堯典稱
冬爲朔易之義○呂氏是解其義○非謂人自言如此也○
「六帖」徐士彰曰、斯螽莎雞蟋蟀、三物也、而謂之一物、又安得云
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徒以七月三句不言何物○故爲此說○可謂
以文害詞者也○朱注如此等處○不可不改○
「麟按」狐貉貍○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莎雞蟋蟀○亦三物也○而謂

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
蟀句總承之蓋古人文法倒裝之至妙孔疏言婉其文是也朱
何作此憤憤乎集傳野叶上與反下叶後五反予叶疏五反大
全兩戶字亦俱後五反通章一韻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
為句亦至此始見疏曰變在言入者牀在其上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
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

之斷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
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
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
欵也○

孔疏鬱與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烹煑乃食棗當剝擊取
之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
（極是兩句一連之理）
得飲之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棣屬者是唐
棣之類屬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
赤、食之甜、本草云、欝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

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為擊也、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詩則春酒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樗惟堪為薪、故曰惡木也、

麟按此章亦三轉須○奠○萩○一也○棗○稻○酒○壽○二也○棗叶音走○稻叶
徒荀○是也○瓜○壺○苴○樗○夫○三也○瓜叶音孫也○在介眉壽處截○○子
由曰○春夏食去歲之蓄○至秸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比木必
賦也○當是地所宜木○鬱奠為多○至是適成○據見為言耳○奠是鬱
類○木當如李○而謂為葡萄○生隴西五原山谷○本草所注○豈亦附
會與○葵花○吾地為類頗多○不聞以食○即云衛足○近始見向日一
種○長且文餘○亦未嘗云可茹耳○豈詩所云○圓與公儀相魯所拔
為合○而另是一種與○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
可為茹○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

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稻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雖其說未詳○愈知非吾地之葵也○埤雅曰○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實則爛○不擊自蹢○蓄收棗擊而落之○夏小正亦曰○剝棗栗零○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也○則惟棗曰剝○信古人下筆一字不輕矣○西瓜聞五代始入中國○而六經言瓜○剝如削瓜樹瓜之類○其說頗重○不知何等○或此與斷壺叔苴○俱非佳物○聊解飢渴者○與瓜言七月○壺言八月○苴言九月○而采荼不定何時○埤雅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

是也此草淩冬不凋故一名游冬然則此茶或四時皆食不繁
其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爾雅翼曰葵為百
菜之主味尤甘滑詩云亨葵者是也又戎葵今蜀葵花吾地所
種之葵是也故知不同爾雅翼又曰菽者衆豆之總名則七月
所亨自不一種皆佳蒜也釋草曰蕡枲實疏枲麻也蕡即麻子
名也禮記曰苴麻之有蕡而字書曰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則
與詩爾雅皆異不足據○今按古義與菽屋韻棗稻皓韻酒壽
有韻而瓜壺苴樗夫俱虞韻則上段六句俱兩句一轉韻更變
捷○古義又云周禮醢人饌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

執葵菹以授之主婦○繆襲祭儀云○夏祀和羹芼以葵○皆茹葵之左證也○稻○黏者為糯○一名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秔○通稱稌也○故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春酒○毛云凍醪也○冬釀春熟○月令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介取擯介之義○故古人訓介為助○史記注曰○相佐助曰介○是也○邵氏云○古人以酒為養老之具○餘人不得飲焉○曰介眉壽○蓋釀酒之義如此○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剝瓜○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盛○則食之而已○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叔尗菽三字○古文多混用○今別其義○季父之稱當作尗○唐孔氏以為

字从上从小○言尊行之小○是也○拾取之義當作叔○此尗爲樸○从又定意○又者手也○其从艸者○乃豆名之菽○菽葉可食○食亦菜之類○故从艸也○苴麻之有實者○亦名蕡○其無實者曰牡麻○亦名枲○枲桉爾雅云○黂枲實○注引儀禮注云○苴麻之有蕡者○又曰莩麻母○疏云○苴麻盛子者○蓋謂此有實之麻○其子名苴名蕡○其母名莩也○孔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納取以供常食也○明堂月令○秋則食麻與犬○而至仲秋○則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若豳風九月叔苴○蓋食農夫者○不嫌於晚耳○陸璣云○樗樹及皮皆似漆○其葉臭○通志云○樗似椿○

林易大而不中器用○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〇麻又按此章之苴○即下章之麻○然據本草○麻有胡麻麻蕡二種○胡麻○即今芝麻○麻蕡之麻○即今苧麻○蕡音文○其子也○則如上說○詩固謂苧麻之子焉○但圖經所列○又以麻蕡麻子為二種○遂謂蕡是麻之花而子是麻之實○陶隱居又謂麻蕡即牡麻○牡麻則無實○大段亦不能盡一○與諸家同○姑舍是○

〇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

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釋文重、直容反、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

孔疏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禾稼禾麻、再

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黍也、

呂記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毛氏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運入都邑之居也、

嚴緝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晝取茅草○將

以蓋屋○夜則索綯○將以縛屋○

輯錄解頤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與○

大全廬陵羅氏曰、稻、稌也、秫、穤也、苽、雕苽也、亦作雕胡、即板桑所謂安胡飯○苽、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粱米皆是粟類、

龢按字彙○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又曰○麻黍稷麥豆○又
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又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麥穀
子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
豆二麥○稾禾稗○六書正譌曰○从禾○高聲○别作藁○非○易林曰○蝗齧
我稻○驅不可去○實穗無有○但見空稾○秸○稭同○夏書○三百里納秸
服○傳曰○秸稾也○服稾役○疏曰○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盡納○
非是徒納稾也○苽今茭苗米是也○禮內則○蝸醢而苽食○又魚宜
苽○纂注曰○即今菰米也○〇此章凡五換韻○爾稼○一也○稼叶古護
反○稑○麥○二也○稑叶六直反○麥叶訖力反○夫字無韻○同○功○三也○事

絢四也屋穀五也○彖詩世學曰菰即茭也結實黑稃可作飯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是也○然菰中茭白無結實者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

氷以禦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氷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氷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氷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氷開氷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埽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於房戶閒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氷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孔疏、月令季冬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氷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氷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氷之意、納于凌陰、是藏氷之處、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注云、凌、氷室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氷、是斬氷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凌人十二月斬氷、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豳土

晚寒、故可夏正月納氷、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始溫故
禮應開氷、先薦寢廟也、祭司寒而藏之、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
神而藏氷、此氷也、獻羔而祭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
開此氷也、二月開氷、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服虔云、司
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氷、致寒氣、故祀其神、月令仲春天子
乃獻羔開氷、先薦寢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爲獻、祭韭者、蓋以
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
吕記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范

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豳之先公國容木

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云云

殺牲羔羊朋酒○自請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

庶事草單○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疏義　正歲、謂夏正季冬、

大全　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愆陽、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夭死為札、

通解　此章祭韭截○上是相勸○以備乎君事○下是相戒○以祝乎君

寄以忠愛字貫鑿氷二句相承說二之日而納之三之日納氷已畢也沖沖是遠意玩注勸趨自見納而藏之並備來歲之發苟不豫蔵欲發得乎朋酒斯饗斯字最宜玩遠字正本此字解之其意若不欲旦夕遲也

六帖九月肅霜不空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朋酒句與荼羊句對升公堂三句總承此二項說

解按既勸趨又相戒俱在人情上說妙章凡三韓韻陰於容反與沖叶一也韭已小反與早叶二也饗盧良反與霜場羊堂觥韁叶三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

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孔爲懇至。六帖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絶跡。震炫來世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以爲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繾綿。基厚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人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

○記云周公上聖曰讀萬篇而公亦自稱曰旦多材多藝故凡詩書所載其出於公者皆委曲詳盡若七月無逸東山棠棣信令辭人掩口

說通　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開闢欲過而豳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麟按　此篇魯詩世學作豳風八章章十一句其說曰周公作此詩本名豳風蓋欲成王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鴟鴞東山狼跋九罭破斧改為豳風始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實小

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論、鴟鴞之刺是也。
雖未必盡然、然其言豳風本周公自名者、頗與愚見合。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一莊)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

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大全廬陵彭氏曰、鴟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羣弟○室以比王室○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之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弟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麟按集傳予○叶入聲○閔○叶平聲○蓋子讀入聲○常熟語亦如此也○

○魯詩世學曰殷王祿父紂子兵敗奔狄殷之頑民誑曰武庚○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

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鄭箋下民、巢下之民也、

麟按此下三章皆只承無毀句說令女二句言外固有凜然不可犯之意集傳予叶演女反古義慶韻桑土之土石經韓詩爾雅注豐氏本俱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也今女之女孟子嚴氏豐氏本俱作此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爲易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

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呂記孔氏曰、亂為萑、萑葦、謂亂之秀穗也、王氏曰、租、取也、與租稅之租同、

通解此章又是上章前面事。

六帖捋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戶。則既成之後。又復纏綿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綢繆一句者亦非是強生枝節。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如此。

麟按此章上四句因集傳訓拮据為手口共作遂令解者多費斡旋今觀子由云以手將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坦叔云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盡病也則兩句一連之理本自分明何必曰互文錯言甚而如詩說所云手裹要入口字口字要入手字乎詩說者薛仲常作也須以正見示初疑異書今正平平必贋本耳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虞韻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爲鳥言○羽

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殺縫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羽殺尾敝○言非特手勞口病也○周公以喻己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搖撼之○如風雨之漂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嘵嘵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輯錄鄒季友曰、藏書之匱、金以鑰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詩傳鴟鴞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蓋謂成王幼沖、周公身任安危之計、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大全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

所覩亂、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

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孔疏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

呂記說文曰、濛溦雨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羇旅愁慘。

嚴緝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

疏義物動而人不動。故用其語相呼為與。

大全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整栅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六帖。向未言歸。歸乃心敵愾。曰歸則西悲。善言人情者也。○勿事行枚亦在車下。俱喜幸之詞。

說通。西悲無專指。即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意。（宜○陸○蠶○妻○穗○）蛸蛸四句兩在字相照。有幸其生全意。故後序云言其完也。

麟按集傳云○不歸○無韻未詳○魯詩世學云○濛莫悲切○是與歸叶也○徐文定則云○此篇各章首二句不叶○東濛○或以濛字作謨悲切以叶歸○此曲說也○首章歸本隔二句叶歸悲○如權輿次章及誕寘之隘卷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如瞻彼雒矣○賓之初筵之例○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多有獨韻起者○然則文定已見魯詩世學○謂曲說者○指豐氏也○余所見爲天如從卧子借寄抄本○豈雲間向有此書邪○埤雅云、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瑩也完矣、則蠋固以獨爲義○仲恭頗主此說○古義、制、說文云、裁也、裳衣、朱子云平居之

服也、與素裳白縞袜衣袜弁對看、士說文云、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愚按士原訓事○其稱人爲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今人多昧此義○蜎本井中蟲之名、蠋之動亦如之、故曰蜎蜎、蠋蟲名、爾雅云、蚅烏蠋、疏云、蚅一名烏蠋、亦專名蠋、字本作蜀、毛晃云、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郭璞云、蟲大如指、似蠶、韓非子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人握鱣、故利之所在、皆爲賁育、羅願云、蜀、葵中蠶也、亦食於藿、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爲百爲族、蜀則

獨行、又蜀有獨義、故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學者多不識抱蜀之義、以今思之、即抱獨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賊也、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於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傍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螢、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

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婦來至而思家之情也。

孔疏釋草云、果蓏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蟰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云、伊威、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蟰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修繕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

大全長樂劉氏曰、伊威、甓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於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溼處及土坑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溼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陸氏曰、蠨蛸、小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

六帖蜾蠃等句、要作想像語、

說通不可畏也、○驟思之卒然以驚、伊可懷也、轉念之而釋然以喜也、○

古義町畽、程子云、鹿傷畦隴、說文云、田踐處曰町、于寶注、平川

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疃、本作畽、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楊慎云、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

○韡按疏義大全○戶後五反○與宇叶○行○戶郎反○與場叶○長○於非反○悽○胡戚反○又自相叶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

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六帖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却從苦瓜栗薪說他喜幸之意。諷寄深遠。才情可尚。

麟按蟻出垤。而鸛就食之。必不是食此蟻垤。訓蟻塚。就字為釋。而鸛亦水鳥。將雨則鳴。大段承零雨。而婦嘆。又承鸛鳴。文字一路相生不斷也。方曰。婦嘆。又曰。我征本是自言。又如婦詩。詩家

固○有○此○轉○換○神○境○入○手○不○測○鸛鳴以下○凡二轉韻○垤○室○窒○至○一也○新○年○二○也○垤叶地一反○至○叶入○耕○年○叶尼因反○垤室窒至○皆從至○字彙○至○又叶職日切音室○太玄○滅其疾○損其郵○厲不至○是也○垤叶地一反○宜音秩○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

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孔疏舍人曰、騂赤白名曰駁、黃白色名曰皇、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騂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舍人言騂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騂赤色也、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

呂記爾雅注、衿、衣小帶、

疏義繫佩帶也、○賦時物以起興者○因見時物而賦之○遂用其語相呼也○

通解興意只到皇駁其馬句○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亦如衆須思樂○以采芹興觀旂○旂下其旂二句又承言之○此一例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送歸之禮○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二字空活看○

六帖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

說通倉庚以下○皆極形容之詞○雖士未必皆如此也○

辨 按集傳。明馬一叶。禡儀嘉何一叶。馬滿補反。嘉居宜反。何音奚。然古義禡儀支韻。嘉何歌韻。嘉居何翻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

為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
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
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麟按周公詩三篇惟七月直說鴟鴞為鳥言東山為歸士
之言皆絕妙不然自訴而很很如今人作辨捐何當風雅
也且勞歸士而但曰若叢如何勞苦知者亦淺矣惟代之
言而所欲言者皆言之所不及言不能言者又言之然後
火心蹐地以為上人之知我至於忘勞忘死而無難也嗟
夫斯又豈後代能言之士之所及也哉○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旣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二句氣力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

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歐義斯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意者。其謂此類也。

疏義公不東征。則流言不止。王疑不釋。四方之亂不息矣。

大全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眞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

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斯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都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都不炤這例。是恁地說。○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詩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

通解是皇。就人心說。孔將二句。就四國上見。要見三監啟釁四

國為之反側。不正甚矣。今為此舉。將使四國之人。皆如負恩干紀者。在所不赦。流言惑衆者。在所必誅。而莫敢不一於正。朱氏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是也。如是則是周公心、天下之心。憂天下之變。一天地之含洪覆幬之無外也。其哀我人豈不大哉。夫管蔡流言以下注。俱朱子推原意。非單士本等語氣也。

麟按隋鑒方鑒。解詳七月。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通解二叔一挾武庚以叛。人心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

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其意豈不善哉。

麟按集傳錡叶巨何反。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錡木屬。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大全釋文曰。錡。今之獨頭斧也。

講意流言一興。莫知適從。將疑將信之中。人心不固者多矣。周公東征。使四國確然翕聚。合離萃渙。且附於周。其意豈不美哉。

○大字善字美字俱着周公而言。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見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孔疏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為之首、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渡喜之之詞也○

[大全]濮氏曰、籩薦果物、豆薦俎醢、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醯醬二豆、葅醢四豆、無設籩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說通詩作於既見只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聿有管蔡之禍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魴、我遘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皆象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

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孔疏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云、緵、今之百囊網也、

歐義當統言緵網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故或百囊、或九囊、

麟按百囊或極言其多即九囊也今人目爲重葉者云千葉亦此類以鱒魴二魚與衣裳二服許耀之詞也埤雅鱒魚圓

魴魚方爾雅曰鮅鱒蓋鱒一名鮅孫炎正義曰鱒好獨行制字
從尊蓋以此也魴解詳衡門○有鱒又有魴皆魚之美者也衮
衣矣而又繡裳皆服之盛者也言其備又創見也衮衣裳九章
俱全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殺者二矣子男毳冕五
章次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衣殺者二裳殺者二矣又當升粱
粉米在衣故裳止黼黻也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
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是衣無章裳止一章也故衮衣又
繡裳則為其服之盛然亦所重見公不重服也因服以見公志
所幸焉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疏義人物各有依歸是皆必然之理也○故以為興○

語類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遵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麟按一句興一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起○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說通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見之情皆一時事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毁○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孔疏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說文曰、跲、躓、躓、即疐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

大全鄭氏曰、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鄭氏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安也○朱子曰、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

安於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爲非四國所爲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緣昭公分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爾。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語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膚營、及北狩之意、

麟按舊傳公遭流言之變一句即孫碩膚三字之正面也人被疑謗畢竟亦是大美欠闕處故以爲言說孫大美便是說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足也顧仲恭曰作者講中輒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爲也乃公自孫其大美耳則畢已說明所謂玉彼去四點依舊是王皮矣○知言哉○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興也、德音、猶今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

而德音不瑕也

通解此以制形有累令聞無損爲與德音。还自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己一段是不瑕前面事。

說通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此不容强者也。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間之人而人無間耳。

麟按集傳瑕叶孤洪反古義虞韻。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

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疏義伐柯九罭、狼跋、皆當在東山之前、

大全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遭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而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未

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係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

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
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籥章歈豳詩以逆暑迎寒、已
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田祖、則歈豳雅以樂田
畯、祭蜡、則歈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
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
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
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
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

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經說約卷之十終